

樂

典

樂典卷第三十

樂記六

樂象第六

凡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倡音唱
分去聲

承前篇德成於樂而言歡樂之興必自聲始蓋天地之間聲氣常相隨故爾茲聲聲之不正者本情欲違度數而無禮義君子賤之者是也正聲聲之

不姦者本情性稽度數而有禮義先王制之者是也成象謂天地陰陽交於人心剛柔形著而可見者故姦聲感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剛必怒而有散陽柔必懣而有滯陰戚條暢而戚平和鄭衛淫樂興矣正聲感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抑其剛而陽自闕引其柔而陰自闕合生氣而道五常成均和樂興矣聲感人倡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往返邪謂偏側曲謂宛轉直謂徑出凡樂大小駕和必有此四者然後各歸其善惡

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

舊註回謂非違邪謂邪僻非是史記

樂忘論鼓琴回邪不相害李札論周頌亦言曲直是樂聲必由此四者乃成音曲明矣

善惡

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者皆形見於樂矣理以人倫該萬物言也或曰羽爲物亦通蓋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其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樂之道歸於盡善則理之形見者無一不善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皆由於此此所以必慎其所以感之者於先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爲哉自

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加於其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蓋淫樂絃竹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回則流邪則散曲則逸直則濫歸於其分親疎貴賤多近於慢使人情躁而志越類以不善相感動也和樂則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金聲而玉振之間遶而音平變希而聲清以中平御希變故回而不亂邪而不害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歸於其分百化之興理皆形見使人聽靜而心閒其相感動者善

類可知已鄭玄曰宗廟黃鍾爲官大呂爲角太簇

之樂也終始爲徵應鍾爲羽孔穎達曰此洽祭降神

之最鍾者故特引之洽則大合六樂始奏黃鍾歌

大呂終於太簇爲徵應鍾爲羽皆應歌太簇歌應鍾

夷則而堂下四懸大小駕和以應之此回邪曲實

歸其分者扣樂也若淫樂則笙簧琴瑟笛而巳

自漢康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七林樂府皆

以鄭聲施於朝廷清商女樂至隋唐漸以長短句

填詞度曲凡聲相應謂之祀而其歸宿謂之假如

煬帝幸江都其河傳一曲三韻分散然犀不歸本

分故製腔者思之草堂詩餘首有瑞龍吟自章臺

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點綴有瑞龍吟自章臺

是第二段此謂之變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

以下即紀大石條第三段至歸騎後以下四句再

歸正平益正平乃中呂之羽大石乃黃鍾之商皆

太簇也此乃淫樂回邪曲直必歸中呂之羽謂之

犯者干紀之聲也自餘皆兩段或有一段者俗呼

爲曲子金元之間北曲天異於宋人其上絃索必

合數曲子乃成一套凡有九宮十二調如黃鐘正宮必犯夾鐘之羽其歸分大類詩餘云然樂

實與自君心故聖王建中和之極以爲樂本言之

出納必致其慎非合於天理之正則有所不言惟

恐或流於姦而致逆氣之應也御替幾聲其察微

也夫凡聲即言也周奏大武之末名之曰蕤亂終

歌而武帝崇后土以抗天謂之媼神怒亡於外戚

明帝名樂曰大子音義蓋取諸隸而奏黃鐘之宮

以迎黃璽其亡也魏稱黃初吳稱黃武而豫州牧

劉備祀於蜀陳後主作武媚娘曲唐永徽後民

歌之而武后革命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武后

時民歌側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其必不免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再言堂者唐再

受命之象后果大設唐宗室而中宗終反正宋徽

宗作大晟樂八音皆以金字識之後皆誤入于金

主晟祀聖祖天尊作降真之舞且避其諱玄閣

元明寧宗時慶元之樂姜夔請秦徵生宮以冠羽
水則北秋可通不從其後蒙古果就大元小詞中
用尚羽至是亦驗此古者御時管絃聲上下所以豫
審王言之出聲處則不發知其比音成樂則無及
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敗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
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上行去聲
下行如字

作樂之本在乎脩志行以成德反復也比別也情
者性之欲也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也
比類所以別其方反情於內不失其正故足以和

其志志以帥氣則情皆中節比類於外不入於惡故足以成其行行以致用則事皆中道此即繩德厚象事行成均之教也故必内外交致其養焉曰不留不接不設如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百體謂血氣達肢節之微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惡之惑則外亦正矣情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耳之蒸聲目之蒸色鼻之蒸臭口之蒸味心知百體之蒸快莫不由順而不由逆由正而不由邪道心爲宰行禮之義則自養之功畢而

樂之情文備於我矣周官大司樂教國之子弟文
設諸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謂公卿大夫
士之適子而其庶子之介於
適者則爲副貳也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
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政於太子惟所用之
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
進退之夫學習道藝必主於脩身此其要法也德
既成矣則其游於藝也乃其餘事爾故下文以道
藝言之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蕭管奮皇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還音旋

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首
言聲音由順正而發者也姦聲逆氣絕無可知發
心志以聲音文聲音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容飾
器以會舞從上合作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八音克
諧萬舞有奕管協絃歌而已故大司樂惟以是主
簫舞蓋聖人之德以文爲至干戚非備樂也耄猶
發也至德淵微發之而接其光如大章發堯之德

光被四表大韶發舜之德光天之下是也動感動
也四氣錯行動之而致其和如剛感于陽而春生
夏長柔感于陰而秋歛冬藏是也著形見也曰以
者承德與氣言萬物散殊合之而著其理如臣民
事物之從君知仁禮義之作聖親疎貴賤長幼男
女之有倫羽毛鱗介象物神示之可致是也德合
天地化時物生昭昭乎正聲順氣之中矣非成象
乎分而觀之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金鐘玉磬笙
簧也天統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宮縣鐘鼓庭奏
元氣之象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在地下地統元形
象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冬至之樂黃鐘得羽
角者應鍾朔鼓起乾

維依聲應之是亥誦而終于仲而始也夏至之樂太簇得羽角於大呂亦如之此謂五行四時十

二月還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清角流徵合律呂各官一羽一

角一金清玉潤上歌下舞如風雨行寒暑之自不中自五節此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官

變者觀之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

詳樂八音配乎八方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詳樂聲章

百化配乎百度之貞故得數而有常註疏百度百則也應鍾曰

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

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百刻也益度起於黃鍾之長因度生量因量生衡樂興百

化度數有百自變者觀之羽至小也宮至大也用一黃鍾而已

宮逐羽黃鍾之宮濟之以羽則南呂也生姑洗慢

角而成大呂清角引商刻羽太簇之宮濟之以羽
則應鍾也激蕤賓清徵而成夾鍾流徵極則終也
復則始也黃鍾相生極於中呂然中呂復生黃鍾
而歸於清角與慢角皆往而必返太簇相生極於
函鍾然函鍾復生太簇而歸於流徵與清徵皆離
而必合小大相成起黃鍾之羽合姑洗之羽生清
角應夷則之羽則終始相生矣以倡商之流徵則
爲宮角徵羽終始相生起函鍾之徵合應鍾之徵
爲流徵應圓鍾之徵則小大相成矣以和宮之清
角亦爲宮角徵羽此大合樂五聲所以用其四也

宮爲君以倡商爲臣以和十二律呂皆迭爲宮商羽至小故清宮至大故濁十二律呂皆迭爲宮羽律之長者倡以濁音爲經而異音相從和之以清而爲緯及清者終則濁者始矣律之短者倡以清音爲經而異音相從和之以濁而爲緯及濁者終則清者始矣一倡一和一清一濁以緯從經如錦綬然此大合樂歌奏相命所以成九變也由前言之則常而不紊由後言之則變而不窮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故心之貫理自一散之而爲萬猶律之出度自一衍之而爲百也歌應下管察度於句

投管應琴瑟合數於節奏狹不過微廣不過緩五
音代轉舞節因焉聲容召和百化興焉稽之則管
正其度絲得其數尊卑隆殺高下自然而知禮義
之不可越也及樂教行於天下則論倫無患民心
感之習其傳而不倦學其道而不厭反情復性人
道以清視聽不惑亂故耳目聰明口鼻心知百體
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倫清解疏不問親賤不愛
貴長幼有序男女有辨一
如樂中之理無復離亂此蕩滌邪穢消鄙滯之
效也聲音養耳采色養目故茲聲亂色不留聰明
歌咏養其性情舞韶養其血
脉故情慢邪僻不根於身徙者移徙之名上行
謂之風風移則去舊而徙新易者改易之稱下習

謂之俗俗易則改惡而從善暴民不作萬邦咸寧
樂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正樂既行自一身以及天下之大無有不和者以
其有本有文故也古語有之曰樂者樂也蓋樂之
所以爲樂因乎人心之所樂而已矣然人心之所
樂者則各有不同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之則
爲道感物而動人之情也徇之則爲欲君子所樂
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

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道心爲宰宰欲以順性者也
故樂而不亂以欲忘道是道心不宰從欲以傷性
者也故惑而不樂曷謂不亂百度得數則天性由
中而出雲門咸池作而堯舜脩之至德之光存焉
清聲知崇以效天濁聲禮卑以法地中聲聖作以
治人雲門圓鍾爲宮黃鍾清聲用變半律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法其忽微歸之正度
咸池濁鍾爲宮太簇濁聲用全律八寸度數七十
二制器亦如之彈少宮以際天則日月星辰在天
成象鼓下微以及泉則山川動植在地成形大節
黃鍾爲宮姑洗中聲用全律七寸一分度數六十
數六十四制器亦如前法其餘律呂皆然宮非角
不返角非羽不生故有宮則有角以顯諸仁黃鍾

姑洗九變黃鍾爲宮大呂角羽
中呂九變大呂爲角餘倣此
徵非商不合商非

羽不伏故有徵則有羽以歲諸用
太簇爲商姑洗六變

伏於函鍾之羽函鍾爲黃鍾徵其商南呂八變伏
於黃鍾之羽此謂天氣降于地地氣騰于天南呂

爲太簇徵其商應鍾九變伏
於太簇之羽天地合于八宮顯仁陽統陰也故噀

緩包乎急微歲用陰承陽也故寬裕順乎應直厲

聲殺氣合爲大和此所以調四序而理萬物也聽

者釋躁忘憂心平德和是以坦蕩蕩曷謂不樂乎

女優雜則人情自外而誘漫瀾戲靡作而桀紂好

之淫侈之化行焉
夏桀大造倡優漫瀾之樂謂其
聲濫也奇偉戲靡紂尤好之

魯定公受齊樂荒而不朝
魯文侯聽鄭聲悅而忘
倦皆此物也莫高帝好楚聲自作楚歌使戚姬爲

楚舞文帝慎夫人鼓瑟自倚其瑟而歌武帝以宣
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以歌薦其女弟得寵號李
夫人又寵詔者衛子夫立爲后河間獻王有雅材
獸雅樂鍾令大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
舞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舞及元成之間五侯外戚
主與人主爭女樂衰帝疾之罷省樂府而淫亂不
止者禮不設也其後樂府盛宋之衰也作爲千秩
行魏晉以後女樂遂爲常矣

各律

齊之衰也作爲太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及

樂府相和三調變爲清商

清商

商人之房中之樂曹操時

調如長歌燕歌平調也如苦寒秋胡青調也如公
無渡河飲馬長城窟悲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
清商樂者如巴渝明燕樂二十八調張羽爲官
君白鶴白紵之屬
陳以前雅樂清商隋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
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
雅俗二部雅部如采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
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鍾宮中呂宮南呂宮各

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山呂爲二十八調
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緩者過節急者
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之
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
鍾之律燕誤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
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
爾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遠地各若涼
州伊州其州之類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
作其調惟以羽爲宮於是漢樂府絕矣宋元以來
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斗室哀促酒筵用之所喜
者子羽宮羽則不知清角商羽則不知流徵揚白
變離兩宮羽則不知清角商羽則不知流徵揚白
至授清角爲陽春之曲合北鄙之音變殺聲爲和
氣也宋王曰吟清商追流徵今之商羽調即古清
商不復與徵相應宋徽宗嘗令樂官作徵調而竟
不成如正宮之調正犯黃鍾宮乃無射官也旁犯
越調乃無射商也偏犯中呂官乃夾鍾官也側犯
越調角乃南呂羽也自餘皆無流徵觀此可見
其音不發以散則噤以殺此所以陽常散而陰常

審也聽者助欲長怨乃忘平和是以長戚戚陳氏
暘曰樂之所生本於度數度數不立則中聲不在
淫侈之樂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不用度數之過也
正樂合天地感人心以隆盛治亦惟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義一要宿於中和之紀而已故傳
曰先王之樂有五節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非虛語也

是故君子友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鄉方可以觀德矣

柳去聲

承上文而言小人從欲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是

以君子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義之正而制情
欲之私所以然者廣樂以成其教耳廣吾所樂之
道寓諸聲容之間以成天下之教使凡有耳目鼻
口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不以其私而忘道義
之正莫不趣向有方焉方以類聚舍惡類而歸善
類是一身之善散爲天下之善天下之善合爲一
身之善也如此則君子之德從可知矣然反情莫
難於哀樂廣樂莫難於平和是何也喜怒不過因
人之順逆爾得喪之來天也而哀樂生焉當表而
樂當樂而哀則敬愛虧矣

樂天子出入奏官縣屬
夫以樂侑食年不順成

則食無樂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
而外禘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孟獻子禘縣而不樂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哀未忘故也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忘日不樂居喪不
言樂弔於人是日不樂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樂
樂爲士比殯不樂樂大喪三載四海之內皆凡
此皆以節其情而盡敬愛也魯宣公聞齊景公
萬入去籥王子願作難樂及編舞富哀而樂
宋元公宴飲而泣曹太子哀樂不失協于天地之
性以和其志雖無形聲而言之爲詩行之爲禮奏
之爲樂當哀則不樂憂及邦國則民亦憂其憂當
樂則不哀樂及邦國則民亦樂其樂志以帥氣氣
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寂然不
動者握其機而詩禮哀樂循理中節自然流動充

滿而不可已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

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

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

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也

漢中山靖王勝來朝時有司奏省諸侯恩禮武帝置酒勝聞樂解而泣問其故對曰

悲者不可爲余歡思者不可爲歡也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饑門子產微吟

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

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此武帝不能推愛故感樂而哀本於志而非聲也阮籍

樂論曰李流子向風而琴瑟之者泣下沾襟弟子

曰善哉乎哉琴亦已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

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此則聲有哀樂感

人之志臨康解無哀樂論曰外內殊用彼我異名

聲音自當以善惡則無開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

感則無係於聲音蓋哀樂在心作樂者必形於聲
聽樂者必發於情誠諸中者形於外作之聽之者
豈容偽哉由此言之樂而不淫乃若立樂之方細
哀而不傷實本之情性而發爾

大不踰曰平聲應相保曰和黃鍾以本之中正以
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數語盡之矣大令樂六
律六同一時並作必分清角流徵焉登歌縣金鍾

玉磬象上帝之音也宮縣四維應之及秦以合歌

也圜鍾自徵爲宮

依夷則玉磬

黃鍾自羽爲宮

圜鍾之羽以角

應則黃鍾函鍾之羽各以角應合于姑洗羽之角

函鍾自角爲宮

圜鍾之角以徵

應則函鍾黃鍾之角各以徵應合于姑洗角之徵宮倡商和各有五節起

羽角而合宮徵聲應以濟九成焉細聲急徵而哀

者皆合於大聲曄緩而樂擊石拊石商人識之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是已然一陰一陽皆本黃鍾循

環不窮陽升自冬至清聲三十九分極于午中

蕤賓穆羽復爲正宮蕤賓與黃鍾正宮對特爲變徵陽降自夏日

至正宮八十一分極于子中應鍾穆羽復生清聲

中呂與應鍾正宮對特爲變徵此咸池承雲九韶所以始終黃鍾

之宮者也淮南子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始黃鍾三十九分及夏至則八十一分冬至

之月音此應鍾復爲清聲大呂黃鍾爲宮應鍾爲羽者此也李文利破瑟李通律呂性而不返之說

立非陽歸陽之論殊不知大樂九變已有之矣律筭以漸而漸難祖而不返在樂變則不然傳

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

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此之謂也

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作樂者必本諸此然後無

所違聽樂者必達

諸此然後無不通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

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徵諸庶民革心鄉

道則吾至德之光亦奮矣哉樂行而民有不鄉方

者則如之何曰舜之化頑諛也侯明捷記而書識

之令諸射者是也觀德以射少知趣鄉則工以納

言時而勵之感之以樂若風之揚物巽以入之則

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以勸於是合諸學而

教焉以此風動四方則變者化矣然則鄉射必重

五節豈無自哉

儀禮鄉射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

也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節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味音詠史記器作氣

此又承觀德而言樂之本及文皆由中出以見其

爲德也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性則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天命之性不睹不聞君子能以道制性之

欲欲盡理還則情感於物而極順志動於內而極和性於是始呈露其端緒而可見猶孟子所謂四端也故曰性之端樂謂六樂德在內者煇動而未奮必待徵之於聲形之於舞則盡發揚於外而爲至德之光即下文所謂英華也故曰德之華金石絲竹於八音舉其四者凡樂歌奏必受鍾磬之均而歌必以絲奏必以竹下管應鳴球以爲舞節故匏土革木可該也以其爲器則又樂之形而下者而道實存蓋非樂無以章德非器無以成樂皆本於性然後有文所以爲道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

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
 形於詩詩成而咏歌其聲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
 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
 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正義曰容
 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故曰
 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
 有合於宮商舞須合於節奏乃成六樂故曰然後
 樂器從之陳陽曰樂器重者從大不大不
 輸宮細不輸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
 尚羽莫輕於瓦絃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絃者石
 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比言樂器而荀卿又言所
 以道德者施待器而後達故也然情之感於中者
 則道器不為形而上下之間爾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

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可以僞爲於外者由其
不本於中也樂之爲樂誠於中形於外可以僞妄
爲之乎愚謂一陰一陽天地之道降中於繼善之
初則性隨氣賦受中於成性之後則性以質殊於
是剛柔各分善惡而鮮中矣人與天地之氣流通
貫徹猶草木之於土鱗介之於水本無間隔也是
非寂而常覺惻隱感而常通陽生於冬歲則盛於
春作知仁交際萬化出矣辭讓動而常雍羞惡靜
而常肅陰生於夏長則盛於秋歛禮義交際萬化

入矣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聖人作樂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氣立均必主黃鍾之宮合剛柔之中而成聖焉召陽圜丘天神下之召陰方丘地示上之合乎祖廟人鬼假之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衰氣不入靈物來集故謂之樂也蓋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有積則有發中德本於性而情由靜出者深故中音本於德而文由聲成者明四氣之和動於歌奏者盛故百物之化通於天地者神

氣化大和而極順者既暢矣於中而盡善故聲
奮揚其英華者自發作於外而盡美是皆出於天
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黃氏震曰情文詩也文由
歌也化由氣出則歌不可爲陽積發舞也外然則
由中出則舞不可爲陽此與上文三者相應然則
煩手淫聲心積惡類如土敝水煩而望聲感氣應
之善豈可得哉誠之不可掩者如此此德之所以
可觀者又在乎誠也溫公曰禮非威儀之謂也然
無威儀則禮不可行樂非聲
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見
辭諸山取其
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
石皆去山何
在哉故曰無本
不立無文不
行唐太宗以
齊陳仲閑王
樹之音不驗
於今世而謂
樂無益於治
亂何異瞽
拳石而輕泰
山乎必若斯
言則非五帝三
王之作樂皆
妄也惜哉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
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見音見下同飭音勅拔蒲末切
通論樂與舞之理以終三者本於心之意動其本
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樂
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鼓
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

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按如援來赴往之援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爲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

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所謂生民之道樂爲大者蓋詩歌以詠德非告戒也聲之動人其感深舞蹈以習容非約束也理之喻人其應速入於心洽於氣潛消默化自然遷善改過莫知所以爲之者矣陳氏澠曰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愚按大司樂聲音於雲門咸池大韶言之以見其爲籥舞於大夏大濩大武則不言者

干羽合爲萬舞故也此既言心動而爲樂聲出而

爲象文采節奏爲詩歌作止之飾則籥舞明矣特

特特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編鍾

編編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清角縣十六

部部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清角縣十六

部部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清角縣十六

部部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清角縣十六

部部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清角縣十六

部部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清角縣十六

金聲而起舞隨王磬而止于戚合雲門六變既畢

咸池八變大韶九變而後樂終以聖人尚德武合
於文盡美盡善而平和惟見其德尊也故以此章
爲大合六舞則可專論大武則不可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施去聲

奏樂必行禮復兼禮言之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
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而亦有賞及諸侯之制
禮由陰作陰歛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
而亦有交際酬答之文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
下故脩雲門咸池而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

及於天下故法大夏太濩而作大武此樂其所自
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而大報
天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
之此反其所自始也章德謂章著其內之德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是也報情謂祭享朝聘往來反始
則有收歛之節大饗尚玄酒大蒸是也曲禮曰大
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故禮得其報則樂然則反始
其亦貴德之意乎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

諸侯也

緣去聲

此明禮報之事諸侯來朝將去天子以禮物爲報
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畧之大輅者賜車也上
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
輅皆天子之所乘者以其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
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下天子十有二旒一
等耳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則與天子同侯伯七旒
子男五旒不備言者舉其大也寶龜甲邊青黑順
曰緣卜兆之所同也

順如占切禮家不寶龜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祭筮而

已此藏文仲居蔡所以爲僭何休曰緣甲順也牛十歲之龜青順明乎吉凶舊以緣爲飾非是

羊非一故稱群畜於牧人燕饗通用之以其末非
所先故曰從之諸侯何以無得此哉乃天子所以
贈之也反始爲禮之本四者爲禮之文隆殺雖異
物采則同蓋樂文同則上下和而禮亦有然者矣
此所以爲禮中之樂與石梁王氏曰此專言禮與
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愚按大樂以致
神鬼示爲成故王者有事郊廟明堂則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朝助祭商頌曰龍旂十乘大糝是承
大糝黍稷也郊特性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
敬也和易中有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歎其之也美其

敬也

和易中有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歎其之也美其

能以反爲文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

升歌下管貴人聲者與清廟之瑟同意

樂由陽來者也

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此言諸侯爲賓之禮而又繼以旅幣無方至於束帛加璧合而觀之則禮報之事與樂施相承也明矣史記樂書作上一節移置樂施篇末尤爲明白王氏之說非也

樂典卷第三十一

樂記七

樂情第七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管史記作貫

前篇以聲感氣應爲樂象示君子脩德學道之事而末復無禮言之此以樂情名篇實則禮樂相資大人之道君子之所從受學者也和樂之興制之禮義亦可見矣是故樂者聲音舞蹈因情而歸之情固感物而多變也然樂其象治其歸而本諸情

性之正則嘽諧慢易以宜其康樂哀厲者自不得而雜之寬裕莊誠以養其愛敬流辟者自不得而亂之於是情有一定之和而不可變矣禮者節文度數因理而制之理固隨時而多易也然正其名定其分而本諸道義之公則禮儀三百其大者也大者必隆而莫之能損威儀三千其小者也小者必殺而莫之能益於是理有一定之序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

謂辨異也樂之說統同盡之矣同則人情相親易
至於流禮以序之則有義以相維而情不敢以放
肆何流之有禮之說辨異盡之矣異則人情相敬
易至於離樂以和之則有恩以相與而情不敢以
乖違何離之有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
陳陽曰樂通倫理非特主乎情禮錄人情非特主
乎理故相資而爲用也荀勗曰禮樂法而不說亦
不過管乎人情而已又曰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
統管乎聖人矣益統之必有宗故言管乎聖人統
之不過乎人情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
者禮樂之管而聖人者又禮樂之管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侑天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上聲
傾音負

禮樂管乎人情豈徒說哉反躬則天地之性存矣
樂之所統非文也變與本同也禮之所辨非事也
誠與偽異也本者理之一一則靜爲天性而氣合
焉變者氣之異異則動爲聲音而性形焉性與氣
二之則不是故曰變與本同方窮聲音之本審一
以定和卽知性術之變比物以飾節歌奏皆由中
出相生相長如循環然本立變通而和樂興矣哀
思怨怒皆化而爲論倫無患非樂之情乎

伏能思
初安能

惟始和順道德而絕然
罔間情由性也故統同

人心惟危危則誠斯隱焉

誠者性之德也道心惟微則僞斯生焉僞者性之賊也德與賊理欲不並行故曰誠與僞異著其理之誠而使微者以顯去其欲之僞而使危者以安外作皆由內省相制相勝如克敵然僞退誠存而禮義立矣惰慢邪辟皆釋而爲中正無邪非禮之經乎綱目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然不亂經綜緯也故辨異朱子曰禮之誠是樂之本也樂一氣周流而生變禮則誠僞兩者相對以誠克去僞則誠著矣然則樂亦豈爲僞者哉禮樂所以能治人情以其性之出於天地也故又原之傾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

精粗謂道器也領猶理治也禮出於地而質具有
秩樂出於天而氣行不乖其性相似而情可象也
神妙不測自微之顯而爲春夏之仁秋冬之義其
理相近而德可達也節故祀天祭地和故天神降
地示出其氣相感而上下可格也器無非道萬物
散殊之理其類相動而形體可疑也人道莫大於
父子君臣合敬同愛理治不過其節則凡倫理等
殺莫不統焉從可知矣禮曰天子視學大合樂必
遂養老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義與此同

蓋禮之制度者節也而有樂之理非理則煩而亂
樂之形見者理也而有禮之節非節則和而流仲
尼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
節不作此之謂也夫其爲體也合乎造化之大而
其爲用也領乎倫理之大此人情之所以治歟然
其要道不難亦惟協于天地之性而已故曰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
脰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

卵生者不殤則樂之道歸焉耳

新註殤音羔今本音欣物許具切殤於句

切殤方垢切區音勾殤音格伏扶又切喪音育殤音潰殤呼覓切

禮樂傾天地之情而用之在人故此言舉禮樂之事大人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舉猶用也將爲昭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化育之道則天地之情見矣天高地下分陰分陽訢合則上躋下降和氣之交感耶陰陽相得之妙也相得謂陽得陰以施陰得陽以受推行有漸循環無端論體謂之天地論氣謂之陰陽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使萬物生成也屈生曰區勾曲而生者也

正義曰曲出爲勾枝直出爲萌稻稷之屬
陸佃曰區讀如字岐別爲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
區有狀益萌一而區二若
今茶言一號二旗是也
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

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

動角觫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角之無觫者曰觫

觫謂角外皮之滑澤者索隱曰牛羊有觫曰觫角麋鹿無觫曰觫蟄蔽

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云昭蘇是

則植物無微弗蕃動物無隱不出而化成徧矣姬

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此言已成

者得孳胎生無內敗之殯卵生無外裂之殯此言

未生者得遂孕育以上和故百物皆化自生自育

而無所害豈有窮哉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曰樂之道歸焉耳然序之至而後和是皆禮樂參贊之道至誠盡性之功雖歸於聖人可也愚按周官禮樂合天地之化致百物之產而五土物生動植異宜百物之神五土之示則六樂爲能致之此章首言植物以及羽毛則鳥獸踰踰矣胎生可以該裸卵生可以該鱗介大樂五變所致物示亦備於此蓋大樂之合也宮以清角倡君道也父道也亦有天道焉商以流徵和臣道也子道也亦有地道焉乾坤相索陰陽相求化時物生此天地之情所以昭

宣也陳氏暢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故男女之辨亦形見於樂此其所以言動物爲詳

與

石角音也與微相合有致焉然後及獸後漢王

碑爲重泉今有鸞集學宮阜學諸則鸞鼓翼而舞觀此則石音足

以作動物明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

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有道有器前皆言道至此言器謂道非習藝
習事者所能知也兩言末節則大人所舉者著誠
去偽窮本知變其本也而所領之節大可知矣黃
鍾大呂律呂之首作樂必奏律而歌呂黃鍾大呂
先合而和聲然後異調從之弦以琴瑟歌以雅頌
堂上之樂也肩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所執堂下
之樂也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也故國子舞之
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乃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
鋪筵席司几筵之職陳尊俎司尊彝之職樂師帥歌之
內外饗之職列筵豆籩人醴人之職樂師帥歌之

官辨謂別而正之北面位之卑也弦謂鼓琴瑟也
後尸謂居後贊禮儀也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
喪禮以質爲主故用之吉禮莫先於祭凶禮莫重
於喪宗廟之敬在象神之尸喪禮之哀在主喪之
人後尸與主人輕可知也大祝掌六祝之辭逆尸相尸所辨者宗廟詔相
之禮故後尸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奠設饌目所辨者喪紀饋相之德謂至德指人君言鄭玄以爲中和
之德藝謂才技童子有司所習行謂孝友順行指
尸主人言事則宗祝商祝所習也師氏掌以微詔王三德以至德
爲首敬德孝德次之三上下先後之序一以本末
行則孝行友行順行

爲輕重然後禮之制有本有文不專器數樂之制
盡善盡美不專聲容行之天下有不可得而易者
矣然禮之末節夫人知之哀敬不盡則行不成雖
有文而誠不著也樂之末節世方講求律呂無乃
忽所重與蓋舜言六律五聲八音樂器以律爲度
數則聲從器出也按律孔竹以管定絃施及金石
則聲正而音諧矣黃鍾八寸一分大呂七寸六分
雖有釐毫無所用之而奚有於絲忽秒初善乎溫
公曰中和者樂之本鍾律者樂之末徒講求律呂
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待器之成終不可

得也况吹律於樂器之外而求聲和者乎聲之所
以和者夔之擊石拊石是也角當清濁之中黃鍾
極濁其中聲則姑洗也大呂之中呂亦然善乎程
子曰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
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歌奏依於玉磬則人受天
地之中者形於聲昔矣治天下之道惟中則和以
此行禮舉而措之天下則志氣塞乎天地而萬物
以育揆厥所元則禮之誠樂之本也徒說云乎哉
仲尼告子張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爾
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必行

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
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
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
不承事矣然則記者其有所受乎八十四聲十二
管各七音也中
聲上生爲宮爲商下生爲徵爲羽程子之言最爲
明白黃鍾極濁爲聲氣之元謂之元聲則可中聲
則不可樂得中聲則清不極於焦殺濁不極於
緩令人欲心平躁心釋合生氣之和協天地之性
所謂行而樂之樂也以此
感人心豈非中和之德與

樂典卷第三十二

樂記八

魏文侯第八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樂之發也

相去聲

承上篇窮本知變而以文武合舞言之因明樂與

音之異也魏文侯名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
於周威烈王時子夏孔子弟子衛人卜商也教於
西河文侯師事之端玄衣也冕玄冕也凡冕服之
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故稱端古者大
合樂天子帥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至周末列
國之君猶敬其名而端冕以聽也音謂鄭衛之音
厭之故惟恐卧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
內之也旅衆也舞人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
也和正以廣聲之善也寬裕而有清聲和濟故和
廉直而無姦聲相奪故正嘽諧慢易與覆衆特

同其含容故廣此皆變由本出者也堂上弦之以

琴瑟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

柝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

柝書謂之柝
柝指琴瑟言

明堂位謂之柝柝則別爲小鼓以節詠詠蓋以其應
弦或搏或柝莫適先後也其制見南爾雅和樂謂
之節即柝也漢人曰黃鍾唱九韶興舞
口非然不味手非節不柝蓋歌工柝之

會猶合

也皆也言詠詩合舞皆待擊柝及鼓乃作周官大

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柝下管播樂器合奏

鼓棟小師擊應鼓此其遺制也文謂鼓其羽籥之

舞武謂鼓金奏以舞干戚鼓主發動象春故爲文

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始奏樂時先擊鼓

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周人合樂主
大夏以禹脩九韶故萬舞以文爲先若舞一代之
樂歌維清奏象舞先之歌武舞大武次之有安不
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並奏容有
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乎是故播鼗以
相使之治而不亂也鄭玄曰扣即對也亦以節樂
或謂轉爲相今按替樣掌播鼗執祝籥管弦歌
時相之謂祀用鼗鼗祭用鼗鼗享川路鼗分辨以
爲歌舞之節陳陽曰此言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
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
非拊也鄭夬氏誤矣應雅使之奮而不拔也謂奮也迅同
師掌教春廣應雅以教祓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
春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

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者有祓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如舞象合文王有聲舞武合下武昔頌合大雅故以雅名春牘或曰鼓聲以牘擊之如春築也謂鼙鼓鼙鼓路鼓之屬昔梁王禁城杆和之益其貴制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樂正告歌備而旅旅而語以成之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敎舞干戚語說即大司樂所謂樂語至是說之也故曰古者於旅也語道古即所語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玄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謂是矣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知古樂而明修身之

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發謂發見於事者如

此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大令衆以事達有

之義行矣
義與此同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

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

新樂之發也

儻音儒優
刀刀切

此即鄭衛之形於動靜發於聲音者進俯退俯謂

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滌濫之音謂

姦邪之聲浸濫不止也溺而不止即欲成之音謂

其聲沉淫之久也及俳優雜侏儻短小之人如儻

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與之言古道乎優與柔同易曰有男女而後有父子此專言不知父子者男女無辨則亂生也與男女之理形見於樂者大相反矣王制曰作淫聲奇技以疑衆殺故夾谷之戲孔子請誅齊人之饋孔子遂行雖秦穆公以之遺戎而由餘亦去蓋知聲而不知音則禽獸之歸知音而不知樂則終爲衆庶先王所禁君子所不道也

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變弄有女舞與此正同淫聲奇技備矣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詩歌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勅觀切莫音默長上聲王去聲俾讀爲比必領切祉勅紀切施去聲

當去聲疾

文侯雖問樂而意之所存者鄭衛之音故明辨之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

相近也樂由德正應和而聲容合奏音則鏗鏘之

類雖心邪聲亂亦皆爲音是不同也古雅樂設宮

之舞必應鼓故大師掌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登

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鞀無律呂各自分奏之

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成周禮古本以合爲令

夫既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誤乎樂府雜錄二十

八調官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

也上官多以商名宮而黃鍾反在其後七羽黃鍾

首應夾鍾曰中呂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

則以夾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鍾應黃鍾

曰大食角七宮應自爲七商黃鍾應無射曰越調

太簇應黃鍾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

知矣古者謂先王之世當謂四時不忒各當其分

大當則以三才之理無適不當而言蓋樂本於德

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地順一身之和合四

氣而四時當和氣既洽則天下之民物皆和有德
猶言俊民用章昌盛也猶言五穀時熟萬物皆育
以其切於民食故特言之妖祥祥亦妖也書言毫
有祥是已民物皆和故無疾厲咎徵也天地萬物
同然一和則大化均調矣故曰大當德既充盛然
後制禮禮不止一事以領父子君臣之節爲大如
絲之有紀綱之有綱故曰以爲紀綱紀綱先正則
衆緒咸理萬目悉張而天下大定禮既秩序然後
作樂陳氏浩曰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是一句
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爲三綱六紀之
首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綱也
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

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
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
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
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
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正六律可以五聲和五
天下之情意蓋本此
聲可以弦歌詩頌詩謂風雅頌謂周頌
登歌主頌故特言之此作樂之
序也然欲知樂必自音始故音成於聲茲聲濫而
音溺何有於德音惟得其理而後和則發於詩頌
者性之端也知聲可以知音故曰此之謂德音樂
成於音溺音出而樂淫何有於古樂惟節其和而
後動則協於弦歌者德之華也知音可以知樂故
曰德音之謂樂是古樂不出德音之外也詩大雅

皇矣之篇俾當依詩作比引詩以證德昔之說言
王季有清淨之德雖無心於聲譽然其德自不可
掩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精明謂知
此理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又
尊於長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
臨大邦則順而能和其民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
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春秋傳曰德正應和曰莫照
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比及文王則其德
慈和備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生知安行無有可悔謂渾然天成無少乖戾也王
季德正應和傳于文王而益盛故受天福而延于

後也樂由有德而發爲聲音生生不息亦如是耳
陳氏暘曰孟子以宣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
今樂猶古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
樂故告之以今樂異古抑而正之也愚謂文侯僭
竊其君臣父子之間必大違禮況是時王室微弱
雖孔子欲爲東周而不能故先言禮之大節而後
及於周家積德以興樂法語之中而又巽與之言
意蓋望其從而改說而繹是亦往公山氏之教也
已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

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

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匹力切喬音臍

溺水溺人也鍾尚羽水調也鳧氏爲鍾義取鳧入
水不溺故官起角羽聲應生變商復爲宮則角爲
徵皆主鍾而依玉磬若絲竹張羽爲宮不以角徵
平之則哀厲爲溺音矣好濫謂喜好滯燕女謂
燕用女樂趨數謂迫促疾速敖辟謂偏肆偏邪皆
以音言淫謂非已之色溺謂臍內煩謂思欲煩勞
喬謂矜逸皆以志言音生於人心紀綱不正無後

反情和志故志形於音皆淫於色而害於德聲既多哇詩辭鄙蕪不可達諸神明故祭祀弗用也燕

禮無筭爵無筭樂鄉樂惟欲謂國風隨所欲則歌之用諸燕飲猶沉湎致非故關雎之亂爲風始調用無射清商以爲燕樂之正所以風天下也列國

自作鄉樂清商遂變弱音然風有鄭衛齊而無宋

詩則音以聲而不以辭亦可見矣

朱子曰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

用之齊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燕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則專用之如鄉飲酒是也按史記詩三百孔子皆

絲歌之以合韶武之音蓋下管大鼓奏無射用象

南篇二南也則鄉樂合於武曲明矣若鄭衛雖

歌關雎亦樂而淫在音不在辭也

在爲魯人歌之則非其音矣朱子謂鄭衛之詩
諸何等思神觀此則然飲所歌非祭祀所用可見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瞽之篇承上文祭祀弗用溺音之意引
而釋之以明德音之可聽也肅雍皆由中出而通
倫理肅謂廉直雍謂寬裕肅中有雍雍中有肅嘽
諧慢易絕無哀厲則五聲各安其位不相奪倫而
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其鳴和矣蓋本之情性制之
禮義故能和敬相濟外不淫色內不害德用於祀
則天神降用於祭則地示出況用之宗廟先祖有

不聽者乎何事不行謂可行之於諸事不止祭祀

凡鄉燕之屬皆可用也

怒音粗屬哀音微祭祀忌之蓋屬則不敬哀則不

和也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後果敗滅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人君者長民之通稱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進也孔甚也言臣民從君所好進之於善無難能好古樂惡新樂則人心化爲道

心盡慎感之道則無有不從者矣文侯不能謹其所好惡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聽古樂則思聰聽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之不謹故也謹之一言其人君爲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乎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爲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八切堽音喧箎音池竿音干和如字醑音流

上文言人君謹所好惡以誘人好所當好然後古

樂可興矣故此一節言聖人作樂之序易曰見乃
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周之樂亦惟樂其象治其
飾而已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
之器使著見而未成形者皆有形則肅雍和鳴從
器而出也執鼓皆革音祝曰控敵曰楬皆木音周
語曰革木一聲無官商清濁也壎土音箎竹音皆
重濁無餘韻六器爲本以其聲質也播鼗而鼓從
之擊控而楬止之吹壎而箎應之一切節奏成焉
德音尚質其音之寓者此也故曰德音之音既用
質素爲本然後用華英之音以養其和鍾金音磬

石音竽匏音瑟絲音文質相宣八音備矣一均之中各有五節而用舞以動之干朱楮也戚王斧也皆武舞旄旌牛尾也狄與翟同雉羽也皆文舞二舞會合而樂成焉若樂九變而鬼神格者是已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用於禘祫及禘祠蒸嘗之祭則先祖是聽幽足以交於神矣然祭祀之行必有燕饗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賓客獻酬酢則明足以交於人焉若賓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是也官序謂公卿大夫士之序也序爵以辨貴賤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曰

各得其宜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自兄弟
以至群從子姓序齒以辨昭穆使後世因之此皆
人之與於祭祀燕饗者也通達神明興起德性於
聲音度數而得禮義之制譬如樂之象焉古樂之
感人也大矣均是序也行於當時以其所主治故
曰官垂諸後而不易者則止謂之序施于孫子百
世守之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矣文王之德可
無繹思乎

鍾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應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溫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
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
合之也

橫古曠切磬上聲
力敢切畜救六切

比音而樂之如上所序是已此又以單出之聲可
以繹思者言之明其爲樂之象也鏗堅剛之聲有
號令之象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充滿也令嚴
氣壯斯爲武矣磬讀爲聲中聲所止有辨別之象

辨別非介如石者不能決決則守彼此之限矣哀
淒切之聲有清靡之象清靡則志不誘於利欲矣
濫汎合之聲有卑聚之象卑聚則衆必歸之而能
容民畜衆矣笙笙以匏爲體而聲則在竹故連簫
管言之鼓鼙謂左鼙右應以晉鼓鼓金奏列於四
維應十二律與導舞執鼓不同謹鼙之聲有行師
之象故惟將帥可以當之非若泛言武臣也始曰
聽聲終曰聽音者節奏合作必以金石絲竹及金
奏鼓動雜縣則文采成矣彼謂樂聲雖雜比成音
而單出者自可尋繹也合之契合於心也人君先

有求才之志應感相孚豈以其聲哉何也樂生於
心因器而形心通於道因樂而見也唯君子爲能
知樂子夏於文侯蓋引而進之矣魏雖與趙韓列
爲三晉惟文侯好賢友段干木敬田子方任李悝
西門豹爲守吳起爲將盡力耕戰敵不敢犯凡所
思者悉爲之用矣盜殺晉幽公則誅亂者愛少子
摯使長子擊守中山倉唐諷諫即復擊而出摯其
於紀綱未嘗不正也豈聞樂知德以彼易此故邪
尊周伐秦節用愛民名過於齊桓子夏之教驗矣

樂典卷第三十二